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八五・集部・小説類

警世通言四十卷（卷十六至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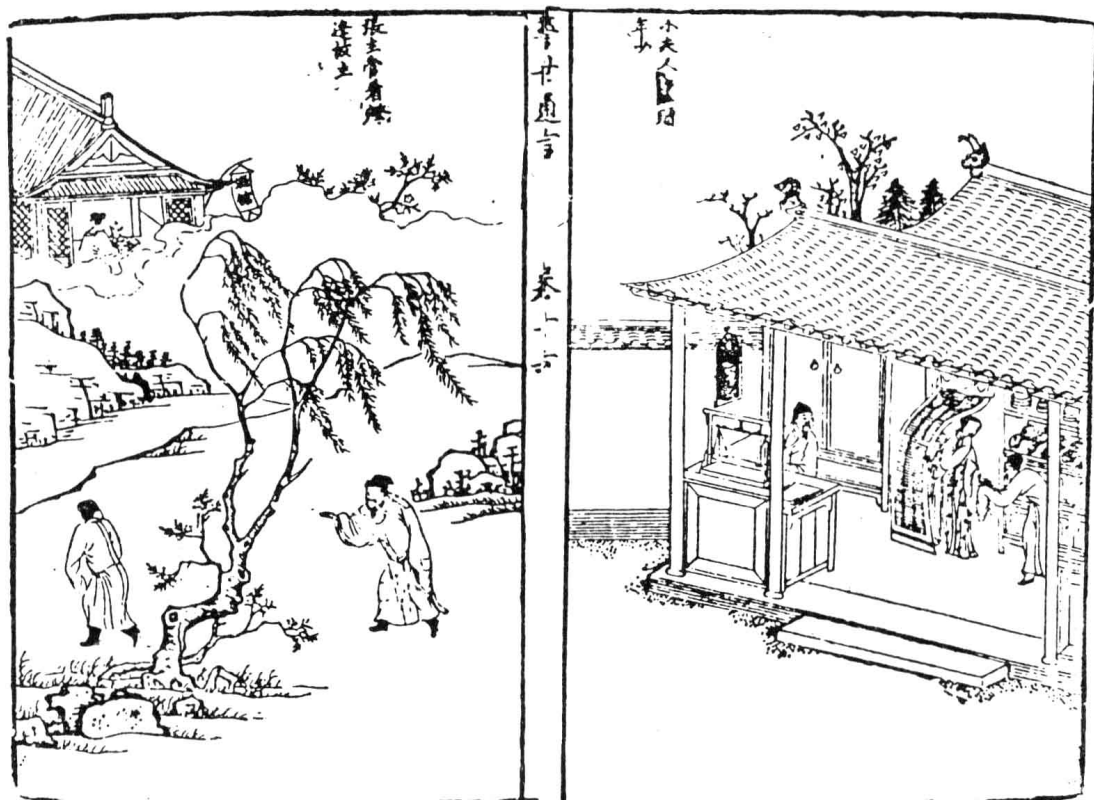
〔明〕馮夢龍輯

一

醒世恆言四十卷（卷一至卷二十六）

〔明〕馮夢龍輯

二九九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貯年少

誰言今古事難窮

算得生前隨分過

暗添雪色眉根白

閑悵淒涼兩回首

大抵榮枯總是空

爭如雲外指溟鴻

旋落花光臉上紅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

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

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

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鬚髮却是先黑後

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

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春色沉醉戀花頻雖然年老

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髮如霜鬚似雪自嗟惻

○幾個相和勸我染髮個相和勸我摘染摘有何

益當初怕作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粧

晚景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

髮皓然只因不代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

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事

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裡一個開線舖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才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理運張員外忽一日拍胸大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鳳隻鸞孤管字

警世通言

卷十六

二

宙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付奈金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暖纖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為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求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安下有十萬貲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資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獎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媒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鬍鬚是沙撈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眾門戶相當張媒道是

警世通言

卷一六

三

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要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為一句話被統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的忒小還嫌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二三十年兩邊就差不多李媒道明日是個和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

事老媳幸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杆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宜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戚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禮已畢花燭成親次早恭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銷金大袖圓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能看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牛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

警世通言 卷十六 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員外眉眉皓白暗暗地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下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摸皺皺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愁兩個媒人將我候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聾

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只得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舍却嫁一個白鬚老子心下正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首看街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兩壁裝着厨櫃當中一片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鈞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張勝惹場煩惱

華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奉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二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宅常照管你也不曾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爲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

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本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這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人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兩支特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却是銀錢李主管也不加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卷十六

六

馬燈四合宿鳥歸林住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

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弄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念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日在舖中當直其日却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面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問坐半晌安排歇息則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你則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了房門那人踏將入來問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管吃了一驚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

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開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人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人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搬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七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

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鋪中没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屈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効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運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道

卷十六

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栳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同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己去看得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

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攬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抵絆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抵絆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却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

卷十六

九

三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從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歡浪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標貼在張勝看了誠得目瞪口呆同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

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這大肥來，這裏台台的張主管喚了一驚，攔路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胆！』」夜間看這模樣，甚麼說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等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此酒博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掛齊整，頭上插

卷十六

十

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紫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三分相似，却認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

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且回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黑手去摸黑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零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蛋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過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產，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

卷十六

十一

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綠絲怪叟學飛仙

怎見得

卷一六

清明何處不生煙

人笑人歌芳草地

海棠枝上綿鶯語

紅粉佳人爭畫板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

到晚回來却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

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

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

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

郊外微風掛紙錢

乍晴乍雨杏花天

楊柳堤邊醉客眠

綠絲怪叟學飛仙

警世通言

卷十六

十

教珠我從不曾見同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

在監到將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

決撒把我問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

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

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

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

是感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

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

過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不

即時趨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間見坐下張勝問道主

人緣何如此很狠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

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做今年正月初一日小

夫人自在府裏看書信見一個安童托着金兒打

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

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

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

不嘆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

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裏和我的家私都

搬將去便挾我下左軍巡院衙門要這一百單八顆

數珠我從不曾見同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

在監到將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

決撒把我問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

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

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

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

是感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

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

過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不

作作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

張勝道

「不理會得他道我在此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人去只沒半討處不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聞道這事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時張勝回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續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悉還仍舊開門。」

警世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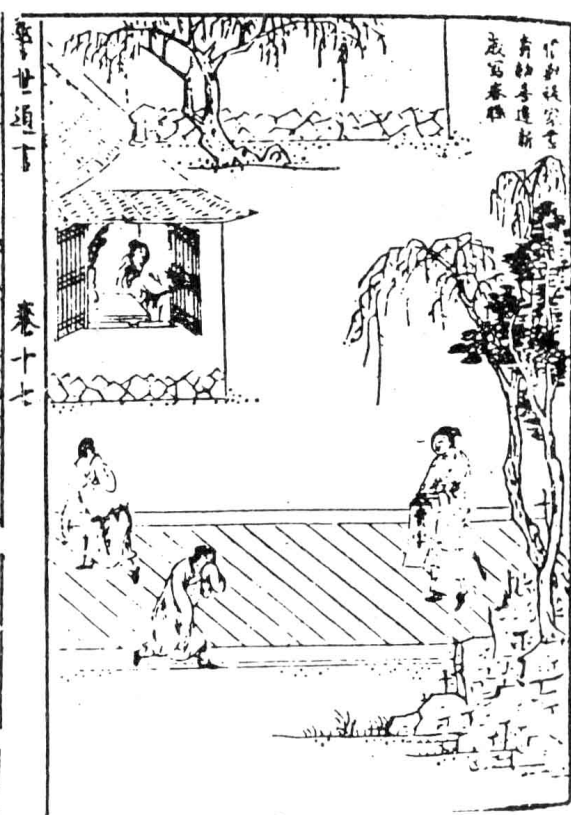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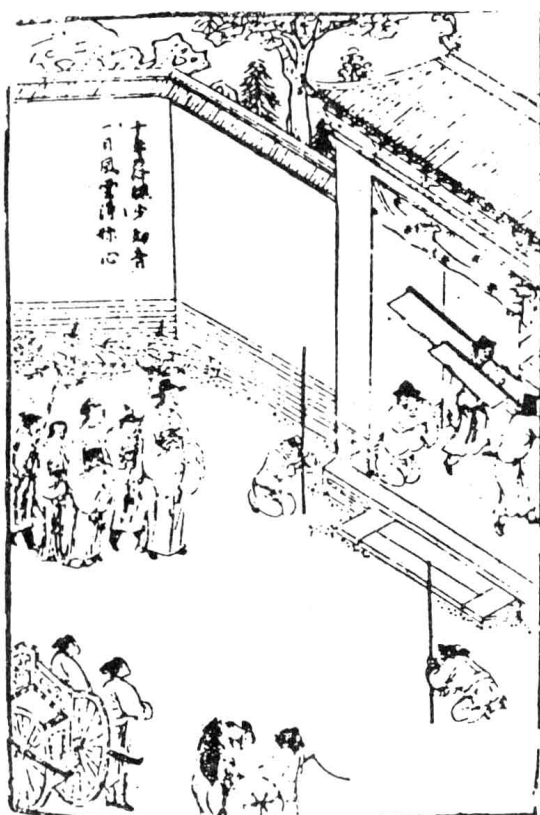
卷十六

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大慶說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知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少年得似張主管

始終難染正人心
鬼禍人非兩不侵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掌正室中怨氣貫臣僚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
纔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
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脚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
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
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
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厨
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厨房中滌鍋淨碗之次傾向

警世通言

卷十七

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外得見
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
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的
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

粒粒顚顚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割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

一口饑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籍賤

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道人將滾滾茶起溝內殘
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溝內口色曬乾用磁

此等事
只為天機

警世通言

卷十七

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共缸已
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
千年富貴萬代奇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
廷閹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童僕逃亡舍
廩盡為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
擔簋悲啼哭之聲聞於隣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
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墻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
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喫罷甚以為美道
娘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
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盥洗碗之餘流出溝中

貧僧可憐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曬
乾留為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
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
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
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般般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
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即如榮華
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
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勝下忍辱的韓信妻不
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

頭頭過口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尺蠖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議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淵問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里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卷十七

冷中送暖開裡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爾我偶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嬌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撥臂捧屈道云手有餘香隨口踴躍惟恐人先着脚說不盡誦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翅杖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板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

此以禮往見他應助也遂與之爲友馬勝就托親友六姨許與德稱爲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領祥邀馬德稱向書舖中去買書見書舖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德稱道此人名爲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過

同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尅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笑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惟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呼噪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

生笑，得准笑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為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跌雙腳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廝打至他的鐵嘴。」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些話，就罷了。何須計較？」黃勝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尋思：「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笑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怕，那

卷十七

五

先生却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為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叅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監，萬兩若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戚盡禮，此心無窮。却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贖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逕自估價，官買只有積置一個小小田庄，未

以至此
以至此
以至此

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特顧祥平昔至交，只說偌家產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却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產田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直府上，餘下田庄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問得反是顧祥舉首，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

卷十七

卷十七

六

時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衆人之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這舛角疏之輩，再停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已不得往，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堂中守孝，美得衣衫藍縷，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遇此劫，誰

光緒廿下
石名格
則之與小
手之便一
新耳

人周濟我守墳的老王攛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幾棵大柏樹道：「這樹不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來，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一歲一個家生小厮，央老王作東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厮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托老王賣完，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為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德門做官的多有年，家父赴鄉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運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為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却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難免

卷十七

八

自雲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裡師長，不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呈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僻地，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

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浪蕩之徒，便放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恠他高憤，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當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判，相見擇日，請了小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實主顧也得合，不一日，

警世通言

卷十七

九

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哭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為程敬，說罷去摸袖裡，却摸個空，連呼奇恠，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趁早出門，不知在那裡遇着剪綰的剪去。」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卷十七

十

了老者，嗟歎道：「古人云：『得咱心，當日是你運。』」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途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裡，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為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計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又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抵到北京城裡，下了飯店，問店主人借繒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九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九侍郎。那九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為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為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解來京問罪，連九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

金瓶梅

位德不

吳昌齡

處取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定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衙前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到千戶大亭講過束修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已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養餐不缺，且訓誨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教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

卷十七

卷十七

七

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侍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輪討債的不是，厮打定是厮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承冠之胃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餐。

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筋，忽然廚房中火起，舉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餓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舖。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為生。

慣與棧家書翰軸

喜逢新歲寫春聯

卷十七

卷十七

七

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代寫疏頭，趁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病黃，昨日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行，點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過勒姊子六姨改聘六姨以死自誓，決不二天。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貢緣賄賂，買中了秋榜，舉中奉承者填門塞戶，聞知六姨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姨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底打疊行囊往北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